

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

野性的呼唤(上)

68

主 编：陈国勇

责任编辑：沈晓莉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小學生故事金庫·中外長篇小說

野性的呼喚

(上)

本書編委會

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

粤新登字 16 号

责任编辑 沈晓莉

责任校对 赵慧锋

封面设计 陈志强

书 名	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
编 者	陈国勇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
规 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389.975 印张
字 数	765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7—5342—2732—1/E·1
定 价	(全套 100 本)928.80 元

编 者 的 话

本书选译了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中篇小说《野性的呼唤》和短篇小说《热爱生活》《墨西歌人》。

杰克·伦敦（1876—1916）出生于美国西部——旧金山。他是在极端贫困中长大的，曾加入过浩浩荡荡的阿拉斯加淘金者的行列。后来，他刻苦阅读，埋头写作，实现了通过自身努力而摆脱贫困的梦想。曲折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文学创作的源泉。

《野性的呼唤》的主人公是一条名叫巴克的狗。整个故事以阿拉斯加淘金热为背景，讲述了巴克如何从一条驯化的南方狗，退回到似狗非狗、似狼非狼的野蛮状态的过程。

巴克本来生活在温暖的南方，被卖到北方后，成了一条拉雪橇的苦役犬；在残酷的驯服过程和你死我活的支配权争夺中，它适应了“棍棒与犬牙法则”，战败了对手，成为狗群中的领队狗。由于疲惫和饥饿，再加上愚蠢的主人的虐待，巴克受尽折磨，奄奄一息，幸好被约翰·桑顿收养。

从此,巴克与桑顿相依为命,对桑顿忠心耿耿,矢志不渝。巴克曾两次救了桑顿的命,并在一次桑顿和别人打赌时,拼命拉动十分沉重的雪橇,为桑顿赢得金钱和尊严。

可是,严酷的生存环境唤醒了巴克身上原始的兽性。桑顿惨遭不幸后,巴克咬死了几个耶哈兹人(印第安人的一支),为主人报了仇。巴克对人类社会已无所依恋,便走向了荒野,响应了他多次聆听到并无数次向往过的那种野性的呼唤。

在小说中,作者把巴克人格化了,用“他”指称。作者采用这种拟人的代词是意味深长的,作者似乎通过巴克的眼光和经历转达出了对社会与自然、对人性与兽性、的独特认识。巴克这只极富灵性的狗也因此文学史上占有着较为独特的位置。

短篇小说《热爱生命》和《墨西哥人》也是脍炙人口的名作。《热爱生命》写了一个淘金者在北国荒原对极度的饥饿和无情的大自然的顽强抗争;《墨西哥人》则塑造了墨西哥大革命时期一个极其普通又非常独特的年轻革命者形象。这两篇小说都不以情节取胜,人们却不禁为两位主人公异乎寻常的意志力——一个为了生存,一个为了革命——而深受震撼。

目 录

野性的呼唤

- 一、进入荒野 (1)
- 二、棍棒与犬牙法则 (18)
- 三、原始兽性的支配 (33)
- 四、鹿死谁手 (55)
- 五、艰辛的雪橇之旅 (69)
- 六、为了一个人的爱 (92)
- 七、呼唤在回响 (113)

短篇小说选

- 热爱生命 (140)
- 墨西哥人 (174)

野性的呼唤

一、进入荒野

古老的渴望在心中骚动，
习惯的束缚令内心烦乱；
又一次从冬日的睡眠中，
唤醒了原始的野蛮本性。

巴克不读报纸，否则他就知道厄（è）运即将降临。这场厄运不仅仅会降临到他自个儿头上，还要降临到从皮吉特湾到圣迭戈这些沿海地区的每一只狗身上，只要他肌肉结实，皮毛厚长。这全是因为在北极黑暗天地里探索的人们发现了一种黄色的金属，又因为轮船公司和运输公司对这一发现大事宣传，成千上万的人正拥向北国。这些人都需要狗，而且所需要的都是强壮的狗，他们不仅要有强筋铁骨，能干苦力，还需长着厚厚的皮毛，能抵御冰雪风霜。

巴克住在阳光明媚的圣克拉拉峡谷的一幢（zhàng）

大房子里。那地方据说是米勒大法官的府邸（dī）。它远离大路，掩映在树木之中。透过树丛的缝隙，能隐隐约约看见围绕在房子四周的那条宽阔阴凉的走廊。几条砾（lì）石铺成的车道，弯弯曲曲地穿越宽阔平展的草坪，通向这幢房子。车道上方，高大的白杨树枝叶成阴。房后比房前要空旷得多。那里有宽敞的马厩（jiù），十多个马夫和男仆常在那里高谈阔论；有几排爬满藤蔓的供仆人住的小屋，一排望不到尽头的整齐外屋；还有长长的葡萄架、绿油油的草地、果园和浆果地；再就是用于喷水井上的抽水机，和那个水泥池塘。米勒大法官的男孩子上午跳入水池里洗澡，炎热的下午便在那里嬉水纳凉。

巴克就统治着这大片的领地。他在这里出生，并且在这里生活了四年。不错，这里还有其他一些狗。在偌（ruò）大的一块地方不可能没有别的狗，但是他们都算不了什么。他们来了，又走了。他们不是住在拥挤不堪的狗窝里，就是终日住在黑乎乎的屋子角落里，学着日本种哈巴狗嘟嘟的样子，或是说是学着墨西哥无毛狗伊莎贝尔的样子，而这些都是稀奇古怪的畜生，难得将脸伸到屋外，也难得下地走动。此外，那里还有一群狐狸

(gēng)，至少不下二十只。嘟嘟与伊莎贝尔在一队拿着扫帚和拖把的仆人的保卫下从窗子里向外望着他们，而这群狐狸则朝着他们凶恶地咆哮一阵。

但是，巴克既不是室内狗也不是狗窝狗。这整个的王国都是他的。他与法官的儿子们一同跳入储水池里游泳，一块儿去打猎；他陪伴着法官的女儿莫莉和艾丽斯在晨曦（xī）中或清晨时分进行长距离的散步；在寒冬腊月的晚上，他躺在法官的脚边，法官坐在书房熊熊的炉火前；他有时驮着法官的孙儿们，有时与他们在草地上打滚，当他们到马厩院子的水龙头那里去疯狂冒险时，他寸步不离地看护着他们，他甚至护卫着他们到更远的地方去玩耍，到小牧场，到浆果地里。他趾高气扬地从那群狐狸中间走过，至于嘟嘟与伊莎贝尔，他就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因为他就是国王——是米勒大法官家一切地上走的与天上飞的生物之王，其中也包括人类。

他的父亲埃尔玛是只巨大的圣伯纳德狗，曾是法官形影不离的伙伴，巴克可望子承父业。他的身材没有父亲那么高大——他的体重仅仅一百四十磅——因为他母亲希依是苏格兰种牧羊犬，但就是这一百四十磅，再加上优越的生活及普遍受到尊敬，使他拥有一副皇家贵族

的派头。自幼年以来的四年时间里，他一直过着一种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他很为自己感到骄傲，甚至有点自负，类似于那些因孤陋寡闻而自鸣得意的乡绅。但是，他没有让自己堕落成那些成天吃吃喝喝的室内狗。他整天打猎，从事其他户外活动，这使他没有长得肥头肥脑，反而使他的一身肌肉变得更加结实；像那些喜爱冷水浴的动物一样，水中的活动对他来说就成了滋补药和保健品。

在一八九七年秋天，当克朗代克的发现将全世界的人都吸引到冰天雪地的北方的时候，巴克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巴克不看报纸，而且他不知道园丁的一个帮工曼纽尔是不可交的伙计。曼纽尔有一个改不掉的坏毛病。他爱玩中国赌博。他在赌博时，有一个改不了的弱点——相信一种胜利法；这注定了他倒霉的命运。要施展他的那套胜利法就需要钱，可是当一个园丁帮工的工资还满足不了他妻子及一大帮孩子的生活开支。

在曼纽尔背信弃义的那个难忘的晚上，法官正在参加葡萄干制造者协会的会议，男孩子们忙着组建体育俱乐部。没人看见他与巴克穿过果园出去，巴克自己也猜想，他们只是去溜达一会儿。除了一个男人之外，没有

任何人看见他们来到了飘着信号旗的名为学院园的小站。这人与曼纽尔谈了话，钱在他们之间丁当作响。

“你在把货送出之前，也许应该把他包装好。”陌生人粗声粗气地说，曼纽尔便将一根粗绳子双重地套在巴克项圈下的脖子上。

“只要拧紧绳子，你就可以将他勒得半死。”曼纽尔说，于是陌生人咕哝一声，表示赞同。

巴克不失尊严地静静地让绳子套在脖子上。说实在的，这事有点反常，但是他已经学会信任他所认识的人，相信他们的智慧是他所不能及的。但是，当绳子的一头被交到了陌生人的手里时，他凶狠地嗥（háo）叫起来。他仅仅是在表明自己的不满，他的自尊使他相信，表明不满便是在发布命令。可叫他吃惊的是，他脖子上的绳子被收紧了，紧得他呼吸困难。他顿时火冒三丈，朝那个人扑上去，可是他刚跳到半空，那人就扼住了他的喉咙，并熟练地一拧绳子，将他摔了个四脚朝天。接着，绳子无情地收紧了，巴克狂怒地挣扎着，他的舌头从嘴里挂了出来，他宽厚的胸脯在徒劳地上下起伏。他有生以来从没有受到如此下作的虐待，而且也从没有如此气愤过。但是，他的力气渐渐小了，他的眼睛模糊起来。

于是旗号一打，火车停下了，那两个男人将他扔进了行李车，而这时他却什么也不知道。

当他再次苏醒过来时，他蒙蒙眈眈地觉得，他的舌头在作痛，他正被什么车子摇摇晃晃地载走了。在穿越岔道口时火车机车所发出的嘶哑汽笛声使他明白，他在什么地方。他常常与法官出外旅行，不会不知道乘坐在行李车里的感觉。当他睁开眼睛时，那双眼睛里闪耀着一个遭绑架的国王的万丈怒火。那个人跳起来去勒他的咽喉，但是巴克反应却比他来得迅速。他的嘴一下咬住了那人的手，死死地咬住，毫不松口，直到他再一次被勒紧脖子失去知觉为止。

“唔，有疯狗病，”那人说着，将被咬伤的手藏起来，没让被争斗的声响吸引了过来的行李车乘务员看到，“我正送他到旧金山的主人那里去。那里有个名兽医说能给他治病。”

关于那个晚上乘车的事，那人在旧金山海滨一个酒吧后面的小厢房里为自己大谈特谈了一番。

“而我所得到的仅仅是五十块，”他满腹牢骚地说，“这样的事，就是给我一千块现金，我也不再干了。”

他的手用血迹斑斑的手帕包了起来，右裤腿从膝盖

撕到了脚踝（huái）。

“另外的家伙拿了多少？”酒吧老板问。

“一百，”他说，“一个子儿也不肯少，我没有办法。”

“那加起来就是一百五十块，”酒吧老板算了一下，“他值这个价，要不就算我是傻瓜。”

绑架者打开血迹斑斑的包扎，看着他那只被撕破的手：“我要不得狂犬病才怪哩……”

“会的，因为你天生就是个绞死鬼。”酒吧老板边笑边说。“喏，你先帮我一把，再拿你的运费。”他又加了一句。

巴克这时头昏眼花，喉咙与舌头疼痛难忍，被勒得半死不活，但还试图反抗折磨他的那些人。可是他几次被摔到地上，不断勒住脖子，直到他们把他脖子上的铜箍（gū）锉掉。接着，绳子被解掉了，他被扔进了一只笼子般的板条箱里。

那个疲惫不堪的晚上所剩下的时间里，他都躺在板条箱里，心中充满着愤怒和受伤的自尊。他不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这些陌生人想将他怎么样？他们为什么要把他关在这只狭小的板条箱中？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隐约觉得大祸即将临头，于是他心里很

难过。夜里，小厢房的房门几次被嘎吱地打开，他都跳起身，希望能看到法官，或至少看到那些男孩子。但是，每次看到的都是酒吧老板的那张鼓鼓的脸，在借着蜡烛的惨淡光亮窥（kuī）视他。因此，每次在巴克喉头颤动的欢快声都转变成了疯狂的嗥叫。

但酒吧老板没去管他，到了上午，又进来了四个人，抬起了板条箱。折磨他的人增加了，巴克心中肯定地想，因为他们都是些相貌丑恶的东西，衣衫褴褛（láo lǚ），蓬头垢（gòu）面；于是，他隔着板条朝他们愤怒地咆哮。他们只是哈哈大笑，用棍子戳他，他立即用牙齿去咬棍子。后来他才意识到，他这么做正中他们的意。于是，他便忿忿地躺下身子，任他们将板条箱抬进了一辆货车里。接着，他与囚禁他的板条箱便开始了被人几经转手的历程。快递公司的伙计们管过他；另一辆货车将他运走；一辆大板车将他及各式各样的箱子和包裹运上了一艘渡轮；他又被大板车从渡轮上运到一个大火车站，最终他被装进了一节运包裹的车厢里。

这节车厢在汽笛声声的火车头后面被整整拖了两天两夜；巴克也就持续两天两夜没吃没喝。他气愤万分，当车厢里的信差们开始好意亲近他时，他都报之以嗥叫，

于是他们以捉弄他作为报复。他气得发抖，口喷唾沫，扑向板条，而他们嘲笑他，奚落他。只见他们也嗥嗥乱叫，像恶狗般狂吠（fēi），像猫喵呜地叫，还扑腾着双臂，像公鸡般地啼鸣。他知道，这一切全都非常愚蠢，但也就更加有损他的尊严，于是他的怒火便越烧越高。他并不太在意饥饿，但是，缺水使他遭受极大的痛苦，并使他的怒火增加到了怒不可遏（è）的程度。因此，他高度紧张，极度敏感，这种虐待使得他怒火满腔，疼痛的咽喉和肿胀的舌头更增添了怒火。

有一点让他高兴：他的脖子上没有了绳子的束缚。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极不公平地使他们占了优势；但是既然绳子不在了，他会向他们表明，永远也别想再用绳子束缚住他的脖子。他下定了决心。两天两夜，他没吃没喝，在这受尽折磨的两天两夜里，他心中积蓄了满腔的怒火，谁率先撞上他，谁就会倒霉。他的双眼布满血丝，变成了一个狂怒的魔王。他身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是大法官本人都会认不出他来。快运车厢里的信差们在西雅图将他捆束好后送下火车的时候，他们都松了一口气。

四个男人把板条箱从货车上小心翼翼地运进了一个

有高围墙的小小后院里。一个壮汉走了出来，他身穿一件红毛衣，领口宽松下垂。他在车夫的记录本上签了名。巴克猜想，那就是下一个折磨他的人，于是他凶猛地朝板条扑去。那个人冷冷地一笑，拿来了短柄斧和棍棒。

“你不是现在就要把他弄出来吧？”车夫问。

“就现在。”那个人回答道，用斧头去撬箱子。

四个抬箱子的男人立即散开去，爬到围墙上面，准备在安全的地方看一场好戏。

巴克朝碎裂的木头冲去，用牙齿去咬它、撞它、扑它。斧头在外面砍到哪里，他就在里面咆哮着冲向哪里，他怒不可遏地、急不可耐地想冲出箱子，而穿红毛衣的人正沉着地在砍箱子，要放他出来。

“来吧，你这个红眼魔鬼。”当他砍开了足以让巴克的身体通过的口子时，他说。同时，他扔下了短柄斧，把棍棒换到右手。

这时的巴克真正是个红眼魔鬼，他挺直身子，准备跳跃，只见他毛发倒竖，口冒白沫，布满血丝的双眼闪闪发亮。他那一百四十磅的体重扑向那个人，满载着他两天两夜郁积起来的愤怒。他跳到半空，嘴巴正准备咬住那人。这时，他却遭到猛然一击，使他收住身子，并

且让他的牙齿痛苦得喀嚓一声合拢了。他身体一滚，背部与肋部着地倒了下来。他这一生中从没有挨过棍棒，所以弄不明白。他嗥叫一声，这声音像是犬吠，但更像尖叫，接着，他又一次站起身，跳了起来。于是，他又一次遭到那种震颤性的打击，并被打瘫在地。这回他明白了，是棍棒，但是他气疯了，不知道该小心。他冲了十多次，但是棍棒每一次都阻挡住了他，将他打倒在地。

有一下打得特别凶猛，之后，他爬起身，头晕目眩，无法再向前冲去。他无力地蹒跚（pán shān）着，鼻子、嘴、耳朵都在流血，那身漂亮的皮毛上沾满了斑斑点点的血沫。这时，那人向前迈了一步，不慌不忙地往他的鼻子打去。这一下钻心刺骨，超过他所忍受过的任何痛苦。他大吼一声，其声势几乎如凶猛的狮子，再一次朝那人扑去。然而，那人把棍棒从右手换到了左手，镇静地击在他下巴根部，同时将他的身子朝天往后打去。巴克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第二圈划到一半时便栽倒在地上，头和胸先着了地。

那是巴克最后一次冲刺。那人施展出故意拖延了好久的巧妙一击，巴克弓起身子，然后瘫了下去，他被打得完全没了知觉。